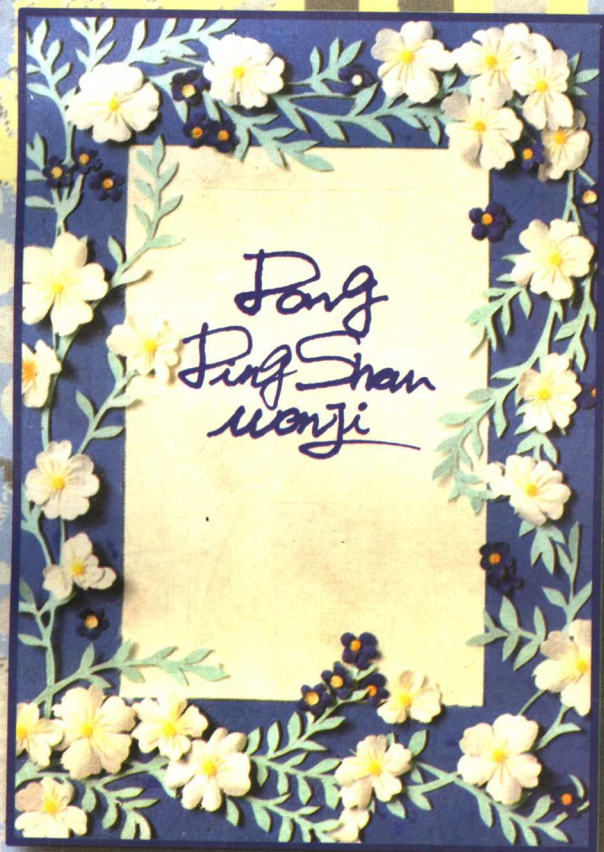


DONG DING SHAN WEN JI

董鼎山文集



DONG DING SHAN WEN JI

董鼎山文集

张放编

色情与暴力，淫书与文学，

劳伦斯与性，艺术家犹如做爱者，

福克纳的黄昏恋，海明威的初恋，

詹姆斯的性心理，纳布考夫的童女恋……

打开了西方的另一扇窗户使

人在世纪之交看透百年文坛！

责任编辑:沈 梅

封面设计:文绍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鼎山文集/张放主编.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3

ISBN 7-104-00827-6

I. 董… II. 张… III. 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800 号

董鼎山文集

张 放 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四川滨江印刷厂 印刷

6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5 印张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套

ISBN7-104-00827-6/I·376 定价:36.80 元(上、下)

目 录

见难不见亦难

——《董鼎山文集》代序…………… 冯亦代(1)

董鼎山自序…………… (5)

人的文學

真正的短篇小说艺术家…………… (8)

海明威的“雄性”…………… (14)

密歇纳谈海明威…………… (20)

海明威的立体造型…………… (28)

“爸爸”的遗腹子…………… (34)

散文大师的矛盾…………… (39)

美国二战文学四大家…………… (51)

以中国为背景的美国新小说…………… (58)

华裔作家在美露头角…………… (60)

《喜福会》背后的故事…………… (66)

J·D·塞林格的神秘…………… (70)

J·D·塞林格和遁世作家…………… (75)

塞林格的作品

——美国文学的珍宝…………… (82)

诺曼·梅勒的古代梦·····	(88)
犹太小说与犹太作家·····	(95)
斯坦贝克的写作日记·····	(102)
他是天才,他是圣人?·····	(108)
悼欧文·萧·····	(114)
悼小洛·····	(118)
靠卖诗为生·····	(122)
失败的诗人·····	(124)
两位天才的诗人·····	(126)
人的尊严与弱点之间·····	(128)
福楼拜与屠格涅夫·····	(133)
读田纳西·威廉斯传记·····	(140)
金斯堡“还俗”·····	(147)
诺曼·梅勒与杰克·阿波特·····	(154)
《在野兽的腹腔中》·····	(160)
洛丽泰四十二岁了·····	(166)
《烟草路》五十年·····	(173)

性的文学

艺术家犹如做爱者·····	(175)
透视作家的性心理·····	(178)
性的描写与文学·····	(184)
色情描写是否必要?·····	(186)
色情与暴力·····	(189)

淫书与文学·····	(191)
美色与作品·····	(193)
D·H·劳伦斯与性·····	(196)
擅长色情描写的神父·····	(199)
爱德门·威尔逊谈女人·····	(202)
福克纳的黄昏恋·····	(204)
海明威在米兰医院的一段情·····	(209)
海明威的初恋·····	(216)
纳布考夫的童女恋·····	(222)
亨利·詹勒最后的罗曼史·····	(225)
亨利·詹姆斯复杂的性心理·····	(233)
性·政治·文学·自杀·····	(237)
货色好,面皮老·····	(244)
性开放的英国剧作家·····	(254)
性博士的罗曼史·····	(261)
一对新的性学专家·····	(264)
女人造成的文学纠纷·····	(270)
法国作家与“万名女人”·····	(272)
陌生的刺激·····	(275)
艾滋病与同性恋创作·····	(279)
诗人·主教·假道学·····	(283)
重估萨特与狄波娃·····	(287)
拳王·美女·评论家·····	(293)
芭蕾世界一段老男少女罗曼史·····	(298)

社會的文學

诺贝尔奖金与瑞典腌鱼

——戈尔丁是抄袭家？	(309)
美国短篇小说的过去与现在	(311)
鸡尾酒会的季节	(319)
与米洛兹共进早餐	(322)
卖文为生的专栏作家	(325)
美国文坛的一件秘闻	(328)
美国文学界的一场大笔战	(335)
美国文坛两位老女将的争吵	(341)
文学的“艺术与商业”之争	(346)
一个青年抄袭家的故事	(354)
名作家与酒量	(359)
酒癖无助与灵感	(364)
从皇妃谈到世界最畅销书作家	(370)
作家与他们的父母	(378)
创作能教吗？	(385)
编辑与作家之间	(389)
“不发表就发霉”	(395)
美国的读书俱乐部	(399)
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	(405)
中国作家在纽约	(409)
不再是鬼影捉刀人	(419)

创作家与好莱坞·····	(423)
好莱坞的电影脚本作家·····	(427)
作家与退稿·····	(433)
文学书信的消逝·····	(438)
《朝西的窗》之一·····	(442)
《朝西的窗》之二·····	(445)
戈尔丁值不值诺贝尔文学奖·····	(448)
培植作家的园地·····	(455)
南方的传统·····	(460)
美国黑人作家的历史与现况·····	(466)
美国的“越战文学”·····	(474)
红衣主教的奇癖·····	(481)
笔名·化名·无名作家·····	(485)
“垮了的一代”三始祖·····	(490)
诗人与盗墓贼·····	(497)
柏林墙的倒下·····	(503)
美国新闻史上的“自由女神”·····	(506)
愤世嫉俗的旁观者·····	(514)
收入奇高的神怪小说作家	
——史蒂芬·金·····	(519)
为金钱而写作·····	(526)
打老婆的文学家·····	(532)
文学评论家的终身遗憾·····	(534)

家的文學

父亲的“背影”	(540)
“现代女性”的母亲	(542)
悼兄	(544)
过节的意义	(546)
黄脸人的敏感	(548)
黄脸人的自卑	(554)
做父亲的惆怅	(556)
送侄儿上美国学校	(558)
可口可乐乎?	(560)
屋顶小楼	(562)
烟·酒·奢望	(566)
妻女爱吃功德林素菜	(569)
我的磨墨童	(572)
她以为我是丹麦人	(575)
当侍者的大学生	(580)
琴妮、丁娜和郭家阿妈	(584)
包厘大街的酒鬼	(588)
天竺鼠的葬礼	(590)
道地的纽约人	(593)
点金花大红烛过年	(595)
初访瑞典探姻亲	(597)
被妈妈“遗弃”了	(605)
女儿回家过节记	(611)

書房的文學

美国的珍本书·····	(613)
所谓“非虚构小说”·····	(618)
漫谈“意识流”手法·····	(623)
对“后现代派”小说的讨论·····	(630)
卡尔维诺的“幻想”小说·····	(636)
科学小说与文学·····	(643)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	(651)
传记文学的艺术·····	(656)
传记的启示·····	(663)
书与电影之间·····	(670)
《纽约人》，美国最成功的文艺杂志·····	(676)
一份书评刊物的成功史·····	(682)
漫谈书评的艺术·····	(688)
别人的书室及其它·····	(692)
旧书店搜珍记·····	(695)
宣扬女权的《小兔子》·····	(698)
轰动了美国的“吉米的世界”·····	(700)
应了愿的祈祷？·····	(705)
一个短篇小说的成型·····	(710)
间谍书迷的自白·····	(713)
《老爷》杂志编辑轶事·····	(724)
四部传记，两个时代·····	(728)

在赵景深的课堂内·····	(737)
安了心·····	(739)

附 录

热情真挚的董鼎山·····	莫利亚(742)
书人书事说鼎山·····	杜渐(746)
喜读·····	莫利亚(749)
勤恳的填沟者·····	安晨(753)
看纽约以及美国的方式·····	张耳(758)
董鼎山与董乐山·····	黄灿然(761)
衔着烟斗的“门徒”·····	张放(767)
美国文学的隽永传真·····	张放(770)
董鼎山小传·····	(773)
编后记·····	张放(776)
着迷董鼎山(代跋)·····	田雁宁(779)

见难不见亦难

《董鼎山文集》代序

冯亦代

四川张放教授要我为他编辑的《董鼎山文集》写篇介绍，我欣然从命。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编的“文集”内容，但因为过去我对鼎山在国内或美、港、台等地发表的文章，大致多有涉目，加之我同他半个世纪的交情（虽然在海外关系被视为异端时中断了三十多年），写这篇介绍，我是义不容辞的。

今年春天，我和黄宗英原有香港之行，是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组织的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翻译会议，那时鼎山正要回国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我便同他相约在香港见面，可是后来我因受不了英国使馆的不逊待遇忿然中止此行；鼎山还是到了香港，又来宁沪一带，但未来北京，因此我们只在他去苏州前夕通了一个电话。亲耳听到他的声音，总比没有听到的思念来得好，我们二人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他回美后，给了我一封短简，写道：

虽然未能见面，至少通了电话，我在临行前一天发烧不适，幸而服药后可以忍受长途飞行。在沪的情形，我已写下给

《新民晚报》，大概你们能看到。

.....

每次旅行归来，都感到不适，年老矣，望你们保重身体，有空望多多来信，不要一等二三个月。这次未来北京，遗憾未能见到宗江。

当时我看到他的笔迹，心里陡然起了一阵凄凉的感觉，竟而为之惘然。

鼎山居留美国是历史造成的，从读书到成家立业快要半个世纪了，我们见面时，我总以国际家庭调笑他。他的夫人蓓琪是瑞典人，他的爱女碧雅是美国人，而他则是忘不掉祖国的中国人；就是这“忘不掉”三个字，使他在海禁开放以来，多次回到祖国。每次回来，他一面为祖国面貌的日新月异感到自豪，但看到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污垢，也为之痛心疾首。他是个热爱祖国的人，看不得祖国有半点儿瑕疵，如有所见，一定要指点出来或加以批评。当然也有人嫌他多嘴多舌，可是他们能理解他那颗爱国的拳拳之心吗？我就欣赏他那种直道肝胆的勇气，佩服他的真率而自愧不如，也许我是为多言贾祸而消失了我的锐气。

我认为他的直言不讳，正是他的美德。我过去在《董鼎山一家子》一文中，曾经写过一段他的委屈，这也是使我特别感到汗颜的。“鼎山谈到因为是黄面孔，在北京友谊商店，被门卫百般盘问才得入内，而对白面孔又优礼有加，言谈至此颇为忿忿。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心里都有一个愿望，即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盼了几十年，好容易盼到有一天能回国一行，在旅馆里被当作外国人看待；在外国人可以去的地方，又因为是黄面孔，受到极不礼貌的待遇，实感伤心！”他的由衷之言，使我简直无辞以答，但也具见他的爱国赤忱。

他第一次回国时,正是《读书》杂志创立之际。我约他写有关美国文坛的文章。他虽然多年以英文写作,但愿意一试再用汉文来表述自己。他的文章源源从笔底流出,而且积累成一本一本的书,在祖国重又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因为在40年代初的孤岛上海,他早以令孤莛的笔名写小说而获得赞誉了。

近年来,他的汉语作品汇成专集出版的,从《天下真小》开始,有《书·人·事》、《留美三十年》、《西窗漫记》、《西边叶拾》、《美国作家与作品》、《纽约文化扫描》等,未计台湾出版的同名同内容的专集。其实他多年来用英语所写的文章,如在国内早可成集,不过美国出版界不兴这一套而已。

这些书里的文章,极大部分是介绍美国文坛情况的,所以国内的友人和读者称他是“美国文学大使”,是交流中美文化的人。这个美名他可以当之无愧,因为对于美国文学情况的介绍,他的确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而且给国内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莫大的帮助。他的这些介绍文章,不但告诉读者以美国文坛的情况,重要的是他还告诉读者美国文坛(包括出版界)秘而不为外人知道的内情,这些内情便不如外貌那样的辉煌了,而且他敢于说出批评的意见。譬如最近在《博览群书》1996年8期写的那篇题作《为金钱而写作》一文,就揭露了色情小说家罗宾斯的荒唐生活和他因写淫污小说而带来的丑行,以及出版商对他的控制等。又如在9期中的《书评道德与书奖评选内幕》一文,也说出了个中真情。至于9月19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的《文学大师萨特传奇》一文,叙述他过去对萨特及狄波娃的崇敬,因读了两本传记而幻灭并作了严正的斥责,便可窥得鼎山的刚正不阿。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还值得我们敬佩。

说他家庭是联合国当然是句笑话,但是董鼎山的祖国情结也使我们老友称道。他送女儿从小每星期日去念汉语,并教育她不

能忘掉她是中国的女儿,但是碧雅却不理解这种寻根的要求。这事使鼎山成了一种心病,一直戚戚于怀,不能或释。如今碧雅已经大学毕业,所可告慰于她父亲的是她参加了传媒事业的行列,在电视台工作,也许她今天会懊悔当年没有念好汉语的吧!

鼎山夫人倒是个“出嫁从夫”的儒教徒,她烧得一手好中国菜,鼎山喜欢吃的红烧肉成了她的保留节目,我曾经在她家的厨房里,尝到这一美味,手段的确不凡。和她的交往中,我发现瑞典人的家庭观念几乎同中国人的如出一辙,因此鼎山家庭生活十分融洽,而蓓琪则是这个家庭里的有力支柱。

我和鼎山是情同手足的半个世纪老友,在美国文学方面的知识,我得到他诸多的帮助,如今我已垂垂老矣,我觉得足以自慰的是我和他一家人的情谊,特别是1980年旅美时,和鼎山夫妇一个多月几乎朝夕见面的日子,每逢想到那时的愉快心情,我就感到心头的温馨。鼎山、蓓琪、碧雅,谢谢你们,我这厢有礼了。眼前,我只是盼望这本“文集”能早日到临我的案头。

1996年9月20日·重庆

董鼎山自序

替我编选这部“文集”的张放教授来信，叮嘱我寄送“多张生活照，特别是年轻时代的。”这样的吩咐一下子引起我重新翻阅照像册的兴趣。在美四十余年来，我积累了好几十部照相册，要从数千张照片中挑出十来张可用的相当费时，尤其是要选全家三口合影的。可是在挑选的过程中，我也重温了近数十年的生活，其间最重要的时期开始于1967年女儿碧雅的出生。

我的生活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度过的。我的中文写作的第二阶段是于1978年在留美31年后回国时才动念。那年10月一个早晨，我在北京一所旅舍中与阔别多年的老友们相会。1947年在上海与他们告别时大家都是刚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只有一位被众目为老大哥。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已是当时上海《世界晨报》的颇有名望的编辑。果然，这次我俩在北京重聚，叙旧不久，他就向我索稿。董乐山带来见我的老友中当然少不了冯亦代，他研究与翻译美国文学。多年对外的文化隔绝，令他对美国文坛的讯息有饥渴的需求，他说他正在协助筹备一份取名《读书》的刊物，要我每期供应一篇有关纽约文化界情况的报道，我的反应在起首是犹豫的（多年未搞中文写作，我对自己的文句流畅没有把握），只在亦代与乐山应允负责替我润饰后，我才勉强同意。这样，开始了我

的第二阶段的写作生活，

如此勉强的心情只是暂时的，作为“纽约通讯”专栏首篇的“作家与书评”在《读书》创刊号面世后，我青年时代所滋生的发表欲复苏。李洪林一篇“读书无禁区”给了我无限的鼓舞，冯亦代的督促与鼓励更使我重新体会到中文写作的乐趣。在《读书》的连续现身说法也增广了发表的地盘，不久，香港、上海、纽约，甚至台北的报刊纷纷前来约稿。17年来的写作，我共收了10个集子——从1984年的《天下真小》（北京三联书店）到1996年的《纽约文化扫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这部“文集”便是由张放教授从这些集子中挑选编集的，我只希望有的文字没有失去时效。

其实，我仍积留不少文稿，未曾结集。有一时期我很灰心，出版机构要去了稿件后，久久未出版，据说是“格调太高”，惟恐无人问津而会亏本。突然间，近年来有好几家出版社又表示兴趣，证明读者们还没有把我忘记。张放教授的赏识特别鼓舞了我。他在《博览群书》月刊的几篇评介（“美国文学的隽永传真”、“衔着烟斗的‘门徒’”）令我开颜。任何作者都不会忽视读者的关心。因此，当他经由《博览群书》主编金成基先生向我征求编印“文集”的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我对他的热忱的感触正如当年冯亦代邀我写的同样。进入老年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位知己。

说到“格调太高”，我要读者了解我的读书与写稿兴趣的范围。这些文稿不是严肃的评论，也不是绮丽的散文。我把它们归类为“随笔”：读书的随笔，生活感受的随笔。我的阅读兴趣极广，我的作文目的是在将自己读书心得用最亲切随意的文笔灌输给有同样兴趣的读者。我最讨厌的是流水账式、百科全书项目式的读书报告。要讨论一个作家、一本作品，首先必要把主题融通消化，然后不但加上自己的意见，也渗入了自己的风格，把读者慢慢地吸引入我自己所能享受的境界。我相信张放教授深切了解我的写法与企